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憲問篇〉第十七章。

【子貢曰。管仲非仁者與。桓公殺公子糾。不能死。又相之。子曰。管仲相桓公。霸諸侯。一匡天下。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】

『子貢曰：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』「前一章子路問」，前面一章書是子路提出來問孔子管仲的事。「孔子答以如其仁」。這章，「子貢也有疑問，所以問管仲非仁者與？問法與子路所問不同」。「人們說管仲仁，卻沒有殺身成仁，如何說是仁？桓公殺子糾，桓公是子糾的仇人，不能死，管仲不能以身相殉就罷了，又相之，而且再保佐子糾的仇人，做為桓公的宰相。又相之，這三字重要。」就是不能以身相殉也就罷了，又去當桓公的宰相，等於在保護輔佐子糾的仇人，桓公是子糾的仇人。所以說又相之，又當他的宰相，這三字是重要的。

「這一章必得看書多，經驗多，然後能夠比較出來。你們能不能聽明白，也不一定，因為吾尚且不明白。」雪廬老人講，我們聽這章書能不能聽明白，也不一定，因為雪廬老人說他自己也不明白。「子路、子貢是不得了的人物，尚且不甚明白，何況後人？」這是當時子路、子貢都親近孔子的，也是不得了的人物，他們尚且不怎麼明白這樁事情，何況以後的人？「讀書必須親身去體諒」，去體驗。

『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

』這一段，「孔子答覆，管仲相桓公，這是答又相之」，又做他的宰相。「一匡天下，匡，正的意思。管仲安定天下，召忽只是安守齊國，談不上，僅僅是為子糾一人而已，管仲是為天下，所以說一匡天下，管仲與召忽，誰為公？誰為大？誰是私？誰是小？由此就知道了。民到於今受其賜，人民安穩到現在，都是受管仲的恩惠。這還不算。」

『微管仲，吾其披髮左衽矣。』「微管仲，要是沒有管仲的話，吾其披髮左衽矣，吾，指中國人。中國人是挽起插簪。披髮，有說是披散頭髮，有說是編辮子，不論哪一種，都是外國風俗。左衽，向左扣扣子，是外國的衣著，一切的事都變成外國人了。聖人舉這二條。中國講五倫社會，彼此都有關係，有五倫就有八德，至今口上還如此說，做不做另當別論，外國人就不講這五倫」，不講這一套。

「禮與歷史，你們不論怎麼費上功夫，都必須通本。《史記》、《前、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稱為四史」，這四部記載歷史的。「中國不披頭散髮，所以從前剃頭師有一副對聯說：磨礪以須，問天下頭顱有幾？及鋒而試，看老夫手段如何？聞多見廣，自有經驗見識。」

「參考劉氏《正義》，經為首，次為史」，經在前面，其次是歷史。「史都是六經的注腳」，歷史就是六部經典的注腳，也就是注解。「夷狄之人，貪而好利，貪這一字，自漢至於今」，從漢朝到現在，「不離貪字，帝國主義找殖民地就是如此」。「今日我們不要自己的文化，自己去求用夷變夏，未來前途可想而知。」今天我們中國人不要自己的文化，而且自己還去求用外國的文化來改變自己的文化，那未來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。「從前的外國是來歸化，中國也不將他做為殖民地，而是老其老，幼其幼。這與外國的做

法都不同，可以思之！思之！」

『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』，「管仲保子糾，為什麼召忽以死相殉，管仲不死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管仲怎麼會像普通男女守的信？從前士農工商，商為四民之末，必得求營利，所以在四民之末。」商人就是講利，所以他排在最後一個。「從前六部沒有財政部，附屬於戶部。自古不提財，但是從前的商人，比現今外國的總統還守信用。」

『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』「匹夫匹婦之為諒，乃硜硜然小人哉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，溝瀆，有說是地方，有水彎的小地名。」有這個說法。「在曲折的地處上吊，為什麼在小地方？如在十字路口上吊，一定不成功。而莫之知也，在溝瀆的小地方死了，誰知道？」

「管仲一匡天下，多少人受其恩惠，救多少人，保存五倫八德，將夷狄外國人打出去，所以說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

「可以參考《集釋》的發明，所引的劉氏《正義》。」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可以去參考《論語集釋》的發明，這個發明他引用劉氏《正義》解釋這一章書，這也可以參考。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個地方。這一章主要還是講管仲，管仲他這個人的這方面的問題，孔子的回答。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